



韩秀(下): 中国五千年文明已被中共糟蹋得没有了 | 观点

2021.12.13



主持人：大家好这里是《观点》我是唐琪薇。今天《观点》节目的嘉宾还是作家韩秀。1978年1月，韩秀回到了她的出生地美国，同年3月就开始在国务院外交学院教中文。在外交学院韩秀认识了他的学生外交官杰夫。1982年杰夫被派往台湾，作为妻子随行的韩秀也开始了她的写作生涯。在当代华语作家中，大概很少有人像韩秀那样小时候因为长辈们的渊源，可以常常听到老舍先生给她讲故事。1980年代中期，作为外交官夫人回到北京，韩秀又有机会得到沈从文先生的指点。

VO: 香港文人董桥曾经说过，他非常羡慕韩秀有机缘近距离观察老舍沈从文这两位前辈的哀乐——那是一份珍贵的洞悉。而1983年韩秀在华语文坛崭露头角的作品《太平湖畔的孤影》，写的就是她对老舍先生那份珍贵的洞悉。



记者：您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跟老舍先生有关的？

韩秀：对跟舒先生。因为那时候我在文化大学选了一年的课，我住的那个阳明山上隔墙就是文化大学。所以选了李牧教授的三十年代中国文艺思潮。这一年结业的时候，李牧教授说每个学生写一个自己心仪的作家。我就说可不可以写老舍先生？他说可以。我那时候不太清楚因为台湾社会，舒先生的东西基本上还是不大容易看到。我就写了。写了以后，他就直接交给了痄弦先生，就在联合报就连载了三四天。这是我最早为联合报写的东西。

记者：我知道您从小不但是受到舒先生的宠爱，而且您写作的时候还得到沈从文先生的指点。您觉得老一辈作家对您自己的写作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呢？

韩秀：很多人说我写作写的东西特别是小说，一口京片子，说话一口京片子，然后写作是京味儿十足，说是（像）舒先生。舒先生是一个受尽了委屈的人。在外边很难做人，在家里也很难做人。可是我小小的年纪的时候，我对他有非常深切的同情。我喜欢他，我喜欢他的作品，我也喜欢他的人，他的人温厚。可是83年到86年，我在北京的时候有三年时间陪伴沈先生。沈先生是一位放在任何一个位置上，都会成为专门家的这样的一个天才。他在49年之后被迫封笔，他为什么被迫封笔？他为孩子的安全。他是一个哲人，他想到他自己受苦受难是逃不掉的，一定会。不要再连累到两个孩子也跟着他倒霉倒到底，停笔封笔。还有他反正也没有创作自由，就干脆封笔。然后他转移到这个物质史丝绸扇子诸如此类的。。。金石各个方面，所以他有巨大的研究成果。我开始写小说是在北京，小说都只能放在包包里。因为那个外交公寓是极不安全的，随时有人来翻。所以写小说可以，短篇小说一天两天就写好了，然后可以寄到联合报。可是我在寄给联合报之前，我请沈先生帮

我看看。沈先生看，他一句话都不说他就流泪。我看他流泪，我就知道这个小说可以寄给痖弦先生了。而且到我走的时候，86年我走的时候他跟我说，他说好好写不要中断。因为他自己中断了。我有绝对的自由在美国，我想写什么我就写什么。

主持人：沈从文先生要韩秀不要中断写作。而1964年夏天韩秀去山西插队前最后一次见到老舍，舒先生留给韩秀的最后四个字是——吃饱穿暖。从1983年到现在，作家韩秀从来没有中断过写作这本《长日将尽》里描写的一个个北京故事鲜活生动。其中《楼上楼下》是一个和89六四有关的故事。韩秀老师并没有花太多笔墨在广场在抗议学生，而是从北京一个普通公寓楼上楼下市民的角度，让我们读到在大时代背景下最真实的人性。

记者：您说到有人说您写作风格有舒先生的味道，我在看您《楼上楼下》的时候，就有这种感觉，完全是老北京的味道。我在看这个小说的时候，里面有一个人叫做顾威给我印象很深刻。这个人是有有一个真实的蓝本？

韩秀：对，顾威这个人物实际上他是我高中中的一个老师。他看到杰夫以后，他就觉得就像您刚才提出的那个问题，他要给杰夫一个让他印象最为深刻的一个中国故事。他给他的是什么故事？他给他的故事就是两次出卖。

记者：他自己的故事而且。。。

韩秀：他自己的故事。他怎么样出卖他最好的朋友，以及他怎么样出卖他的兄弟。两次出卖。92年我们被派到高雄。杰夫是AIT（美国在台协会）驻高雄的负责人。那么秦院长就找我到故宫去演讲。他打破很多惯例，故宫从来不清非学者，故宫从来不清作家，故宫从来不清女人。这三个约定俗成都被我全部打破。他把我请去演讲，我讲完了以后这个院长跟杰夫说，请你上台讲一个故事。你在中国住了三年，印象最深刻的一个故事。杰夫上台就讲了那个顾威的故事。他说这不是丧尽天良，这不是道德沦丧，这是邪恶。这种用别人的白骨垫到自己的脚底下，来保存自己的东西，是恶魔，不是人。六四他会是什么样儿的一个态度，我不用想象，我都能知道。他一定在继续出卖他周围的人，这是毫无问题的。《楼上楼下》是这样去写的。那个时候有那么多的人那么多的工人那么多的市民，这样子的爱护在广场的学生，而还有这样的人，他们在出卖，他们在换取他们自己的安定。

记者：您提到六四的时候，您说台湾诗人痖弦六四刚过他就说，再过半年一年邓小平李鹏换个调子吹奏，就会有人跟着起舞，您说，这是智者的预言。我看到也有学者提出，邓小平韬光养晦的成功，有一半是西方的责任，是西方养大了中共政权。您的观察呢？

韩秀：西方一直对中国有幻想。中国有五千年文明，这是一个因素。另外一个因素，所谓共产党这个东西，是从巴黎的大革命，从马克思从恩格斯那儿来的，西方觉得没有什么不得了。西方从来没有对共产主义有足够的警觉。但是西方一直觉得中共跟苏共是不一样的，中国人他还有五千年的文明。可是他们没有看清楚这五千年的文明，已经被中共糟蹋得没有了。而俄罗斯的文明还在，俄罗斯的宗教也还在呢。甚至普京这个人，我们对普京不能抱幻想。但是普京谈到宗教，他说我们还有我们的文化，还有我们的宗教。俄文也曾经文字改革，可是他们的文字改革是把读的音和说话的声音和写的统一起来，所以这样的话对于文字的传承来讲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中共是把正体字变成的简体字，变成了简体字请问今天十亿中国人里头，有多少人还能够阅读传统中文？

记者：对，您刚才提到美国现在没有对华政策。如果要您建议的话，您会有什么样的建议？

韩秀：高度警惕。这是如果我能够做建议的话，高度警惕。是，对话是需要的。但是当你跟那些战狼对话的时候，你有什么办法去说服他，让他知道你有你的道理在？对不对？所以要有高度的警惕，要设想到最坏的情况。有了这样的准备，你做任何事情的时候，才不会弄到万劫不复，像今天在阿富汗一样。

记者：我们再回到文学写作。

韩秀：是。

记者：我看到您写林家次女林太乙先生的时候，有一句让我印象非常深刻。您说她不但是林语堂的女儿，卓有成就的作家编者，她还是一位会把坦克人王维林的照片挂在前厅的人。为什么您特别要强调最后一点呢？

韩秀：因为太乙姐，你知道（林海音写的）《城南旧事》。她是生在日本，然后是在老北平长大。太乙姐她对中国的感情是49年以前的中国，不是今天的中国。坦克面对着手无寸铁的王维林，她不能不感到震动。青年学生遭到枪杀，她不能不感到愤怒。她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教养的文化人，她的愤怒是文化人的愤怒。

主持人：作家韩秀同样有这份文化人的愤怒。最初的写作回忆好像凌迟之痛，让她一提笔就落泪。但韩秀觉得自己有责任，让西方世界了解她经历过的那个中国。出版过50多部作品的韩秀老师对文坛做出的贡献有目共睹。而在上世纪80年代，韩秀更是利用外交官夫人的身份，为台海两岸的文化传播搭起了重要的桥梁。

韩秀：那个时候因为痙弦先生跟我讲，让我跟沈从文先生端木蕻良冰心赵清阁啊这些人约稿，祖光先生跟新凤霞都有稿子到台北，祖光先生的剧本、新凤霞的文章，后来都在联合文学出版。非常非常之好。所以这是这个方面，另外一个方面，就是比方说台湾的魏子云教授，他是台湾最著名最重要的金学家《金瓶梅》。可是大陆你想想看，很早的时候50年代的时候，就是批判俞平伯。批判俞平伯什么，就是他的《红楼梦》的概念，他对《红楼梦》的研究所以批判他。整肃知识分子最早就从俞平伯先生开始。那么俞平伯先生很有名的一句话，就是没有《金瓶梅》就没有《红楼梦》，而没有《红楼梦》就没有今天的很多中国作家。对不对？就是这么简单的事情。但是在当年的时候，《金瓶梅》基本上是被压制的。可是83年到86年那个时候，虽然有清除精神污染，毕竟文革结束，金学开始慢慢的兴起。徐州的张远芬、上海复旦大学的黄霖啊。。。那么我就给魏教授一包一包资料寄过去，魏教授也跟他们展开联络。魏教授在对待他们的时候总是一视同仁，不管他们在意识形态方面有一些什么不同。这是让我感觉到台湾学人的那个巨大的不一样。绝对不为了意识形态，而改变自己的独立人格，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。

记者：您在之前的访谈中曾经说过，您说美国是您的父亲、台湾是母亲、中国是偶然。

韩秀：对

记者：为什么？

韩秀：当然是这样。因为我现在回到美国，美国非常平静地接受了我，给了我所有的机会，当然是我的父亲。可是我到台湾，所有的正体字在那儿，文化传统在那儿，优秀的作家在那儿，我的创作我的出版在台湾。她像母亲一样的呵护了我。我为什么要到中国去？

不是我的选择，我到那儿的时候我才两岁，如果我有选择我会去吗？我会去战火中的中国吗？我没有选择吧。所以我说，那是一个偶然。

记者：您会如何看待中国大陆读者的感受？因为我看到有人这样评论道：如果您不认同自己的中国背景，中国为什么要认同您？

韩秀：没关系。你喜欢的张爱玲也是大概很多大陆读者喜欢的张爱玲。中国认同张爱玲吗？我非常怀疑。那又有什么关系？所谓中国认同，这话根本就不成体统。为什么？你怎么能代表中国？我不认同的是今天的中共的暴政，而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。确实是一个偶然。但是我外祖母给我的一切我是不断地在讲，因为那是老庄，那是中国五千年的传统文明。我到今天都写正体字，我一个简体字都不写，为什么？就是为了这一份传统古老的文字只剩中文，如果只剩下这个中文，都变成了缺手断脚，挖掉心砍掉头的简体字，我们对得起这个传统吗？面对所有的认同与不认同，一点都不麻烦我。我在写我要写的东西，我能够写我要写的东西，我就感觉非常幸福。

记者：您说过离开中国以后您就可以自由写作了。也有一种声音说，现在这个时代在写作上是有了另一种禁锢。比方说像《洛丽塔》还有您刚才提到的《金瓶梅》，不要说是被视为文学经典，在今天恐怕是根本没有人敢这么写。您的观察？

韩秀：身为写作人，你不只是大环境给你的自由，你还有一个你自己的思想有没有自由，你有没有一个尺寸在那里，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。当然黑的跟白的之间还有广大的灰色地带，那么在这种复杂的环境里头，你必须得有一个你自己的立场，你坚守你自己的立场写你自己要写的东西，你就有创作自由。外在的环境，人家有条条框框说你不可以。。。比方说我写米开朗基罗。米开朗基罗有他的创作自由，他做Sistine Chapel (西斯汀小堂)时候，他在梵蒂冈做Sistine Chapel，可是他把太阳神Apollo的女祭司Delphic 女祭司，放在那个天花板上。对于罗马教廷来讲阿波罗宙斯这是异教吧，不是天主教吧，对不对？那是希腊的众神教。但是他们有没有去干涉米开朗基罗？没有。米开朗基罗完成的那个Chapel (天顶画)，现在还在那儿。这是天主教的宽容，也是米开朗基罗自己的坚持。我描写的所有的艺术家里头，没有一个不受到限制。他们可以牺牲他们个人的幸福，但是他们不牺牲他们人格的独立，他们不牺牲他们思想的自由以及他们艺术创作的自由。对不对？所以这有一个你自我要求的问题。

主持人：作家韩秀对写作同样有自己坚守的立场。韩秀老师告诉我，俄罗斯作家中她最欣赏的是屠格涅夫。屠格涅夫生活的周遭很丑陋，但他永远向往美。而对人世间美好的无比珍惜，同样也是韩秀老师笔耕不辍的源泉。我是唐琪薇，感谢收看，再会。